蛾術編

蛾術編卷五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惪校刊

說人八

鄭康成

余說經以先師漢鄭氏爲宗將攷其行蹟爲作年譜隨所見輒鈔錄積之既多欲加編敘而其事之不可以年爲譜者居多乃攺分十二目各以類次之内著述類巳詳說錄鶴壽案鄭康成爲漢代大儒自古迄今苟有耳目者誰不知之故當時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巳數百千人所謂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攺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豈待范蔚宗言之哉其謂王父

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元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蔚宗此言未免鍾鍾然以鄭學矜爲已有其實鄭氏之學人人師之其有以爲不然者蓋亦罕矣先生生平專守鄭氏一家之言可謂能得所師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辨證詳明洵爲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于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卯黜之必欲強天下之人悉歸于鄭學而後可但人心各有不同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此邵原之所以詣孫粃也且言非出自聖人安能無誤亦但求其是而已矣吾聞通天地人謂之儒言天者必明乎象緯之度數康成注周易每言爻辰比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汲器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福祿大吉爻辰卯京房之納辰也然房則乾所納自子終戌六陽辰左行坤所納自未終酉六陰辰右行康成于乾爻六辰與房同坤文六辰則自未終戌與房異雖以爲合于律呂相生之序而更之之但房之術未始不本于乾鑿度左行右行之說康成少通京氏易復注乾鑿度豈

不知房術之所本與然猶謂與十二辰之次爲順也至于以文配辰即有是文所值之星月令注云正月宿直尾箕八月宿直昴畢六月宿直鬼九月宿直奎十月宿值營室又云卯宿值房心申宿值參伐然而辰有次度左傳言婺女元枵之維首則十一辰可知晉天文志又有費直周易分野正康成之師法何以言星而不言度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中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鈎歲星行二宿此即史記所云歲陰所在歲星與日晨出者也其術甚略而康成乃轉從之似未明乎天事矣言地者必明乎堪輿之里數禹貢分甸侯綏要荒五服蓋天下之大不過五千里耳康成注云每服言五百里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爲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五千里之內侯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不知數時中國止有方三千里連

實夷亦止方五千里周公致太平亦未嘗斥大九州之地至于方七千里禹平水土何從于每服閒各弼其五百里邪似未明乎地事矣至于人事則莫大于帝王之秝數康成據乾鑿度之文謂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戊午部二十九歲故尚書注云武王觀兵入戊午部四十年雒師謀注云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十有八年也若以三統秝丁巳元推之則大有不合者乃不考其是否而遂取以說經乎今先生輒謂恪守家法夫鄭學之的確不磬者固宜守之若其支離未當者而亦守之亦安貴此家法哉

鄭氏世系

後漢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案北海國名高密縣名屬青州刺史部今屬山東萊州府鄭崇前書有傳云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

相嫁娶亦見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彼傳云祖父以訾從平陵康成傳仍云高密人則是崇之後自平陵復歸故籍也彼傳言崇父賓已爲御史名公直矣崇身爲傅喜所薦乃力諫傅商封侯之濫又諫董賢寵過度重得罪爲佞人趙昌所譖下獄死鄭氏之世德遠矣鶴壽案鄭賓有公直之名而崇對上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可謂父子濟美矣先生既欲詳鄭氏世系宜連下後裔作圖以表之今爲補圖于左

鄭氏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祖父名字未見	賓	崇

自高密徙平陵

御史

尚書僕射以諫爭死

崇之弟 立

與高武侯傅喜同門

以下四五六七八九世無攷

十世 元

字康成

別見年譜

十一世 益恩

孝廉死黃巾之難

十二世 小同

侍中為司馬懿所鴆

漢鄭崇傳云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

善今并列之

鄭氏出處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鄭康成別傳云康成以丁卯歲生

案本傳卒于建安五年六月年七十四從此追溯當生

于順帝永建二年是年歲在丁卯

後漢本傳李賢注引別傳云康成年十一二隨母還家

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康成獨漠

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御

覽卷三十二亦引此作方十二年臘下有譙字案康成

十二歲爲順帝永和三年戊寅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別傳曰康成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案十三歲爲永和四年己卯十七歲爲漢安二年癸未鶴壽案顏延年陶徵士誄序云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凡讀書人雖在衆賓歡燕歌舞雜踏之會自有一種超然神遠之致觀別傳益信

本傳康成少爲鄉嗇夫注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案注引漢百官表文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云嗇夫鄉之有秩者也袁宏後漢紀鄭康成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

本傳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乃西入關虞世南北堂書鈔與此略同而作續漢書則是司馬彪書也袁宏後漢紀則云家貧雖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此與范書小有詳略本傳康成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案去吏卽指棄嗇夫也後漢都洛陽秦都關中造太學至洛陽西入關至秦都世說注引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秝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都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案爲嗇夫當十八九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或二十六七觀其後游學十餘年過四十乃歸則可知

鶴壽案第五者氏族也後漢有傳者三人第五倫傳云倫字伯魚京兆長安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曾孫種傳云種字興先永壽中爲兗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貪放種收之匡以事陷種坐徙朔方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故兗州刺史第五種非有大惡云云會赦出卒于家第五訪傳云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據此致之則第五氏其先爲京兆人與康成本傳所云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合矣種于永壽中爲兗州刺史後坐罪免既與康成同時而臧旻又稱之曰故兗州刺史第五種正與別傳所稱合然則元先豈即興先與又別傳明言年二十一遂去吏云云則是二十一即游學矣與戒子書所言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云云正合其下直接年過四十乃歸本傳稱游學十餘年乃約數之詞也先生

以爲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何所據乎

本傳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案桓帝延熹九年丙午康成年四十明年丁未改永康又明年戊申爲靈帝建寧元年則康成游學而歸在永康建寧之閒北海東萊是鄰比故往

客耕

本傳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戒子書曰過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袁宏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康成

敎授不輟弟子常數百人世說注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案黨事起于桓帝延熹之末宦官以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爲朋黨逮捕下獄永康元年六月賈彪說竇武霍諝使諫帝乃赦黨人此赦但赦之出獄歸田里非盡赦其罪仍禁錮之（桓紀言悉除黨錮不可泥）故曰黨錮言先治其黨後則錮之使不得仕及至京師也范滂見收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我復何恨時杜密與李膺爲黨魁而密守北海康成受知且游學久所交名士多故入黨人平原相史弼不舉鉤黨從事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獨無一郡中北海其一康成一處士非

宦官所甚惡不至收捕惟禁錮而已閹尹擅埶指斥覽王甫曹節諸人十有四年者靈帝紀光和二年四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自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至此己未十四年也時康成年五十三

鶴壽案先生謂十有四年者自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至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時康成年五十三非也戒子書先言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則客耕東萊已在四十後矣次言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是被黨既更在其後也黨事後于延熹九年其時康成年止三十九蓋是年尚未株連及康成至次年歸來客耕東萊供養父母散授弟子安然無恙又三年之後康成年四十五始被禁錮直至中平元年康成年五十八然後得赦故曰十有四年也如先生說從延熹九年數起豈康成于三十九即被禁錮乎既被禁錮豈能遲遲我行至四十後始歸乎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

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袁宏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康成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案前此雖有赦然云小功以下則大功以上猶未赦直至中平元年甲子黃巾反呂彊言恐黨人與黃巾合始大赦黨人徙者皆還時康成年五十八何進之辟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世說注何進辟康成乃縫掖相見康成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

以賓禮康成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與傳小異案後漢紀
述進辟申屠蟠不至使黃忠與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
竝延英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元北面受署康
成一宿逃去安有其事此妄造以誘蟠也
本傳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告高
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
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東園公夏黃
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司馬彪續漢志袁宏後漢紀祝穆事文類聚略同三國志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孔融在北海于稽古士彌為恭敬鄭康成稱之鄭公執子孫禮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康成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後漢孔融傳云為北海相薦舉賢良鄭康成等據此二條暫攝計掾及舉賢良皆孔融為國相時事戒子書于蒙赦下云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為宰相比牒連牒也并名齊名也言連牒齊名欲召者悉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

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辟大將軍三司府謂何進薦辟事而先之以舉賢良則孔融爲北海相時事乃本傳于靈帝末黨禁解下即敘何進辟之之事次敘袁隗表爲侍中事方及國相孔融云云則先後錯迕有難定其年者今姑依本傳爲主鶴壽案本傳敘何進徵辟之事于前敘孔融敬禮之事于後竝非錯迕蓋攝計掾舉賢良在何進徵辟之前觀戒子書可見而立鄭公鄉開通德門則在袁隗表薦之後本傳亦未嘗誤也先生欲合前後爲一時事斯乃錯迕耳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案此獻帝初平元年庚午時年六十四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案袁宏後漢紀中和（當作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康成韓融張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後漢襄楷傳中平中與荀爽鄭康成俱以博士徵不至袁紀無襄楷）宏于此下方接何進辟請事乃後漢朱儁傳云陶謙推儁爲太師移檄討李傕等奏記于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康成等

敢言云云此必康成客謙之時故以康成銜名入奏記據本傳則客陶謙乃在何進辟請孔融禮敬之後而于此復稱博士何也且康成薦署之官甚多一無所就其召補博士歲在戊辰時年六十二亦未就乃獨以此繫銜此內有稱前者是曾任而今已去其不稱前則是現居此官而康成不稱前皆未詳鶴壽案何進徵辟時康成六十歲本傳有明文召補博士則在六十二矣袁宏以何進事敘在此下是錯誤也至于陶謙奏記在獻帝初平四年時康成年六十七前三年已舉趙相至此仍稱之為博士又不加前字者盡康成凡有薦舉雖皆不就然趙相之徵全出董卓博士之召尚由靈帝故仍稱之為博士且除此亦別無可稱也

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康成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康成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案建安元年康成年七十戒子書云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正合傳言道遇黃巾而紀云經其廬當以傳爲正紀欲敘此事而先之以身長云云見威儀之盛造次云云見德行之美以明感格之神也黃巾以人爲食而所感如此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鶴壽案賊既經廬安有一縣不被抄掠之理此欲形容康成之能服人而不覺自相矛盾者不如本傳爲長至于服人專在德化身長八尺云云此不過史家敘述之常耳非謂以此服人也

本傳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攷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世說注袁紹辟康成及去餞之城東欲康成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康成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

日無怠袁宏後漢紀袁紹嘗遇康成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者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三國志注引九州春秋同又引英雄記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郭景圖命盡于園桑案紹敬康成甚安得有不禮事曹操妄造行酒伏地之語殊堪駭笑本傳明言紹迫之從軍至元城疾篤不進遂卒豈在紹軍乎操欲以此爲紹罪狀耳鶴壽案獻帝建安二年曹操自爲司空而以大將軍讓袁紹大會賓客當在是時

本傳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史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康成爲大司農世說注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案本傳此事無年而袁宏紀云建安三年時康成年七十二合之劉孝標所引別傳獻帝云云則袁紀以爲三年者是獻帝紀建安元年曹操遷帝都許欲使就已營也自此以後操始終挾天子以令天下矣故傳書之曰公車也若孝標所云行至元城卒則大謬本傳于徵大司農乞還家下書五年方敘袁紹逼康成隨軍至元城疾篤不進卒于元城此五年事何得以爲三年徵大

司農事乎且以地理致之元城縣今直隸大名府治在東漢屬冀州魏郡國志冀州刺史治常山國高邑時紹領冀州牧其與曹操相距官渡雖在今河南中牟縣其治自在高邑縣今屬真定府康成儒者未必往赴其軍壘大約欲往高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而留滯甚久以卒也若赴司農之徵而欲往許都則但當東行何反折北至元城乎故知孝標所引非也抑其不受趙相徵拒董卓也若不受司農徵則拒操命矣而亦何嘗應紹乎二人皆有不臣之心而康成皆不受其籠絡皭然不滓者也又三國志注引傅子云司空陳羣薦管寧曰昔

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元卽授司農此正指建安三年事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宋均注詩緯稱我先師北海鄭司農以康成于建安初被徵故也而康成注周禮稱河南鄭衆仲師已爲鄭司農疏家以衆爲先鄭康成爲後鄭官同故別之鶴壽案山東登萊二府揷入海中北面是勃海南面是大海康成所居高密在今萊州府元城卽今直隸大名府在高密之直西而先生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則大相反矣許都卽今河南許州在高密之西南而先生云欲往許都但當東行又大相反矣蓋從高密東北行與東行皆海也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康成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

以讖合之蓋謂此也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官度津名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案水經注河故瀆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至沙邱堰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紹逼大司農鄭康成載病隨軍届此而卒與傳合鶴壽案李注北齊劉晝一條各本誤置歲在巳句下今更正先生云其事不可以年爲譜者多乃分十二目其實可譜者當譜之今爲補譜于左

鄭康成年譜

丁卯順帝永建二年	生于高密

中閒戊辰至丁丑十年

戊寅 順帝永和三年 十二歲 隨母還家

己卯 永和四年 十三歲 誦五經

中閒庚辰至壬午三年

癸未 順帝漢安二年 十七歲 詣縣言火災

中閒甲申至丙戌三年 爲嗇夫詣學官在此三年閒

丁亥 順帝建和元年 二十一 受知于杜密去吏

中閒戊子至壬寅十五年 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從東郡張恭祖往來幽幷兖豫在此十五

年閲

癸卯 桓帝延熙六年 三十七 西入關因盧植事扶風馬融

中閲甲辰乙巳二年 在馬融門下凡三年

丙午 延熙九年 四十歲 辭馬融東歸

丁未 桓帝永康元年 四十一 自扶風還客耕東萊學徒數百千人

中閲戊申至庚戌三年 耕田教學

辛亥 靈帝建寧四年 四十五 黨事起被禁錮

中閲壬子至癸亥十二年 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與

何休論難公羊注三禮

甲子 靈帝中平元年　五十八　蒙赦令注尚書毛詩論語在此後

中閒乙丑年一　孔融選為計掾薦舉賢良在此年閒

丙寅 中平三年　六十歲　辟大將軍三府司見何進一宿逃去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中閒丁卯年一　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在此年閒

年	紀年	年歲	事蹟
戊辰	中平五年	六十二	詔補博士不至
			中閒己巳一年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表通德門在此年閒
庚午	獻帝初平元年	六十四	董卓舉爲趙相道斷不行黃巾攻北海與門人避難不其山
辛未	初平二年	六十五	避地徐州客于陶謙
壬申	初平三年	六十六	聞蔡邕死而歎
癸酉	初平四年	六十七	陶謙列名奏記
甲戌	獻帝興平元年	六十八	客于劉備薦孫乾

中閒乙亥一年在徐州凡七年

丙子 獻帝建安元年 七十歲 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疾篤作書戒子

丁丑 建安二年 七十一 袁紹要會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戊寅 建安三年 七十二 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還家

中閒己卯一年

庚辰 建安五年 七十四 袁紹逼隨軍載病到元城注周易六月卒

右譜就有年可攷者譜之而以不能定其年者附于其閒無年可攷者闕之馬融卒于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而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者自扶風至高密中閒或更有稽留之處康成凡遇薦舉不就者多况于董卓乎本傳謂舉爲趙相道斷不行非也

鄭氏著述

本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
康成荅何休義據深通由是古學遂明案英華卷七百
六十六劉子元引鄭康成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
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
元城乃注周易康成注經之先後當以此自序爲的據
本傳言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計其時康
成年已四十餘矣而著述方自此始四十以前少則習
業誦讀長則出游四方從賢師友質問講論不輕下筆
故博而且精自敘言遭黨錮逃難注禮則逃難者卽指
杜門非又出游合之戒子書坐黨錮十四年則是康成

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康成徧注各經獨春秋經傳無注但有發墨守等蔚宗敘至卒後方一一條舉著述百餘萬言而或別有所據知與何休論難在坐黨杜門之時故摘出之與若劉孝標所引別傳以百餘萬言皆歸之坐黨隱居之時則誤康成與何休論難事見御覽卷六百十鶴壽案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周禮而康成荅之今觀自序稱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則與林孝存辨難必在注周禮時范蔚宗雖不言要與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同在此十四年中觀康成自序稱其所注尚書爲古文或因其所注者惟二十九篇遂目爲今文裴松之且然又何尤乎擿埴索

塗者哉鶴壽案本傳稱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亦傳古文尚書者也而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然則所注二十九篇復得安國傳本也

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云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于前此所著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攷如鄭注鄉飲酒禮關雎鵲巢鹿鳴四牡等皆取詩序爲義緇衣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之詩云毛氏有之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也注鄉飲酒禮南陔由庚六笙詩云小雅篇也今亾其義未聞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鄭志所謂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也鶴壽案鄭于禮記注欲從毛義而于毛詩箋則又不

盡從毛義如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以豔妻爲厲王妃蓋用魯詩說也

自序言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則此經注與自序全是逆旅臨終之筆蓋元城居頗久疑于建安五年春初即抵此縣至季夏易注脫稾著述大備惟春秋傳未注而以舊稾先付服虔委託得人可無遺恨于是遂自序其一生而歿

本傳門生相與譔康成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秝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蓺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

凡百餘萬言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及孝經康成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案此一節蔚宗臚舉康成一生著述而必先之以鄭志者師弟問答必多提絜綱要處履歷出處亦必附見故也隋志鄭志十一卷唐志則九卷此書已亾傳云門人譔隋志則云魏侍中鄭小同譔別載鄭記六卷乃云康成弟子譔蓋鄭記門人自相問答之語其出門人手不待言而鄭志是門人與其師問答亦必出于門人小同但重加編訂耳唐志載鄭記卷數與隋志同鄭志鄭記雖皆亾采見各經疏甚多又有稱雜問志者當卽鄭志其史家引鄭志如

續漢郡國志注引有小泰山云云南齊禮志引正月上辛祀南郊云云後魏禮志引檢魯禮云云之類未暇條舉南城王聘珍來晤云輯鄭志已成予未見傳載各經注以經爲次不以注之先後爲次益覺劉子元引自序一條爲可寶傳不言周禮注必宋元以來傳寫脫落不然李賢注于孝經猶辨之何以不辨周禮之遺漏餘詳商榷鶴壽案劉子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荅謂之鄭志鄭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觀此則知二書一問荅一不問荅本傳明言鄭志八篇荅諸弟子問五經而隋經籍志以爲鄭元之孫所譔何也

玉海云康成注禮與其書相偕注書在注禮後安得相

偕此說謬

乾象秝注天文七政論宋以後皆亾玉海云熙寧七年七月十日沈括上軍儀議曰臣嘗歷攷古今儀象法書所謂璿璣玉衡惟鄭康成粗記其法不知何據

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蓺論訖然後注書禮記卷首標題疏引六蓺論云遂皇至伏犧歷六紀九十一代劉恕鑑亦引之隋志六蓺論一卷鄭康成譔唐志同恐非完書今已散亾而見各經疏者尚多

駁許慎五經異義今亾見各經疏者每條輒舉異義繼云元之聞也此駁或但舉異義而疏云鄭氏無駁則與

許同

賈公彥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康成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案臨孝存賈作林不同鶴壽案臨與林皆氏族也左傳有林不狃論語有林放然後趙錄有秦州刺史臨淡而臨孝存又見後漢孔融傳則作臨者爲正賈疏或以臨林同音而誤亦未可知古人意見不同無妨論難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慎說文鄭康成注書往往引以爲證周禮攷工記治氏注引許叔重曰鋝鍰也儀禮旣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閒注

引許叔重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禮記雜記注引同是鄭未嘗不尊許氏也若發墨守鍼膏肓等特欲會通三傳非不知公羊義理左氏典故各極其精是鄭與何休亦竝行不悖也

康成别有著述爲蔚宗所未及者如仲尼弟子籍司馬子長以爲孔氏古文蓋亦孔安國所得會共王壁中書鄭有注裴駰引入仲尼弟子列傳集解詳商榷鶴壽案史記集解于閔損下引鄭元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先生據此遂謂仲尼弟子籍康成爲之注而不知非也隋經籍志云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元撰新舊唐書俱作論語篇目弟子一卷蓋即此書而裴駰引之以解史記者也觀索隱于顓孫師下云鄭元目錄陽城人則益見仲尼弟子籍康成竝未嘗爲之注而裴駰所引之爲論

語孔子弟子目錄益可見矣

晉書刑法志律九百六卷十餘家家數十萬言內有鄭康成章句于是詔但用鄭氏不得雜用餘家此指魏受禪初事又言司馬昭以律有衆家但用鄭氏爲偏令賈充增改詳商榷唐六典李林甫等注云漢蕭何造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宣帝時于定國删定至後漢馬融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律令章句數十萬言定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餘條據此似鄭律唐代猶存

本傳載康成文惟戒子書明閩中張燮婁東張溥輯漢

魏六朝人集不及康成近盧氏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刻鄭氏周易注乾鑿度尚書大傳注附以鄭司農集于戒子書外戒子書采入歐陽詢藝文類聚又增相風賦等七篇惟荅甄子然書載鄭子目錄劉子元引之今不可得見

康成于三禮論語爲之作序周易避夫子序卦名尚書避夫子序名故不爲序而爲贊于毛詩避子夏序名不爲序而爲譜尊敬毛公毛已爲傳注故不稱傳不稱注而稱箋見張華博物志李賢後漢書注云箋薦也薦成毛義又作詩譜說文無譜字譜即表也自序先歷敘文武成王周公之詩爲正經懿王夷王訖陳靈公爲變風變雅又言自共和歷宣幽

平而得春秋次弟以立斯譜又言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柔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則鄭譜于共和以前但依世次書之某詩則系某世之下自共和直至春秋皆倣司馬子長年表體每幅畫作如干格上一格書周王年下諸格書列國年詩隨其年橫列格內故有循其上下傍行觀之云云本別爲一編今在疏中者唐人采入但存自序及每國風每雅每頌之前敘首緣起無所謂上下傍行者其表已亾佚不全矣 鶴壽案鄭氏詩譜已亾歐陽修得其殘本于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補之今復訛闕戴東原先生重加訂正其表周南召南分文王武王二格邶鄘衛分夷王及襄王六格檜鄭分夷王及惠

王五格齊分懿王莊王二格魏幷平王桓王一格唐分宣王及惠王四格秦分宣王及襄王三格陳分共和及定王五格曹分惠王頃王二格豳幷成王周公一格王分平王及莊王三格小雅大雅分文王及幽王六格周頌幷成王周公一格魯頌止襄王一格商頌分成湯太戊武丁三格上下窮行庶幾鄭氏之旨

史記秦始皇本紀亡秦者胡也裴駰集解引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此注不知是何書之注抑或康成曾注史記鶴壽案鄭氏著述甚富先生謂已詳說錄但檢說錄所載遺漏甚多今爲補表于左

鄭氏羣書表

周易注 七錄十二卷 隋志九卷 新唐書十卷	易緯注 七錄九卷 隋志八卷	乾鑿度注 李淑書目二卷

稽覽圖注 二卷

是類謀注 一卷

洛書靈準聽注

通卦驗注 二卷

坤靈圖注 一卷

辨終備注 一卷

河圖括地象注

右易類九種 除河圖洛書外 二十一卷

古文尚書注 隋志九卷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

書緯注 七錄六卷隋志三卷

書贊 見尚書疏

尚書釋問注 舊唐書四卷

璇璣鈐注

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尚書音 七錄五卷

考靈曜注

帝命驗注

尚書中候注 七錄八卷隋志三卷

右書類十種三十八卷 除書贊等

毛詩詁訓箋 隋志二十卷

詩緯注 舊唐書三卷

詩譜 舊唐書二卷新唐書三卷

毛詩諸家音 舊唐書十五卷

右詩類四種四十卷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舊唐書十三卷

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周官音 舊唐書三卷

喪服經傳注 隋志

答臨孝存周禮難 見本傳

喪服記注 舊唐書一

喪服譜　隋志一卷

小戴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七錄三卷

記默房注　隋志二卷

喪服變除注　舊唐書一卷

禮議　新唐書二十卷

三禮圖　隋志九卷

含文嘉注　今本三卷

儀禮音　七錄二卷

禮記音　七錄一卷　舊唐書二卷　新唐書三卷

禮緯　隋志三卷

右禮類十六種　除荅難外　九十五卷

春秋左氏分野

春秋十二公名

春秋左氏膏肓箴

駁何氏春秋漢議 七錄一卷 隋志二卷 舊唐書十一卷 新唐書十卷

春秋穀梁廢疾釋 隋志三卷

駁何氏春秋漢議敘 七錄一卷 隋志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發 舊唐書十卷 舊唐書二卷 新唐書一卷

右春秋類七種二十卷

論語注 隋志十卷

論語孔子弟子

古文論語注 七錄十卷

孝經注 隋志一卷

論語釋義 舊唐書十卷 新

孟子注 隋志七卷 唐書一卷

目錄 隋志一卷

六藝論 隋志一卷

駁許慎五經異義 舊唐書十卷

鄭志 本傳八卷隋志作鄭記六卷

右羣經類九種五十八卷

乾象秝注 見本傳

天文七政論 見本傳

日月交會圖注 隋志一卷

魯禮禘祫議 見本傳

律令章句 見晉志

九宮經注 隋志三卷

九宮行碁經注 隋志三卷

九旂飛變 舊唐書一卷

右雜著八種除乾象秝等外八卷

鄭康成集七錄二卷	賦七篇見雅雨堂刻本	戒子書見本傳
荅甄子然書見藝文類聚		

右集類一種二卷　凡鄭氏所著書六十四種

有數可知者二百八十二卷

鄭氏師友

本傳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秝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

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攷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于樓上康成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案始通公羊次受左氏知康成尊信二傳不取穀梁此未易與流俗人道又案康成因盧植以事馬融故袁宏紀與傳略同又云盧植字子幹涿人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康成友善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云盧植少事馬融與鄭康成同門相友御覽卷四百九十三引東觀漢紀云馬融才高博洽𢿱

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三年不見世說亦有此語英華卷六百六十四唐顧雲投翰林劉學士啓某聞鄭康成之謁馬融不知不去三年常在門庭蓋以此時儒學無出于馬公正指此御覽卷三百七十六引異苑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遠康成康成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此小說家語善算得見事世說謂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劉孝標注時涿郡盧子幹爲季長門人冠首季長不解

剖裂七事康成思得五于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康成素習九章算術九章中鉤股算渾天所必用而剖裂者謂鉤股割圜法也是又鉤股中之精者康成工此宜融自屈矣世說又云康成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康成擅名而心忌焉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軾逐之告左右曰康成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逐罷追康成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康成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酖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此注是案馬融卒于延熹九年年八十八鄭康

成卒于建安五年年七十四馬長于鄭四十八歲鶴壽案康成所受業者雖止第五元先諸人而其所師承者易則京房費直書則杜林孔安國詩則韓嬰毛亨蓋非專主一家也至于馬融之卒年已八十有八而康成辭歸鄭在是年豈能親自轉軑逐之世說云云其荒誕也可知矣

融欲害鄭未必有其事而鄭鄙融卻有之蓋融以侈汰為貞士所輕載趙岐傳注鄭雖師融著述中從未引融語獨于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云俗人馬融之徒

水經淄水注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案左傳昭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云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蓋亦儒者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康成釋而辨之雖異名大歸一也案稷下亦見寰宇記贊云者書贊也此條尚書堯典疏引作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閻若璩云當作棘下生子安國今本乃傳刻之譌然則荅張逸雖云棘下生無常人而書贊所稱先師實專主孔安國言康成所傳古文尚書自謂淵源于

安國故稱先師詳後案鶴壽案孔安國夫子十一世孫也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孔氏世世居魯棘下魯地安國魯人故稱之爲棘下生齊田氏云云恐是張逸誤記

戒子書云吾游學周秦幽幷兗豫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

後漢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死獄中北海鄭康成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案此初平三年事時康成年六十一鶴壽案本傳稱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時年六十先生駮之曰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此駮甚是今案王允收蔡邕在獻帝初

平三年壬申則越七年康成年已六十六矣
而先生云六十一豈亦誤記爲靈帝末與
初學記引常璩華陽國志云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
亮荅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言理亂之
道悉曾不論赦也案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死劉備代
之康成本容謙其與備周旋當在此後三國志注引別
傳康成薦孫乾于州孫乾被辟命康成所薦也孫乾字
公祐北海人劉備領徐州辟爲從事康成薦乾亦在與
備周旋時約年六十九其明年自徐州還高密
後漢方術李郃傳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康成
陳紀等相結

鄭氏傳學

本傳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又云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國鄉侯炎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時竝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收皆如其言案鄭氏之門達者趙商張逸居首鄭志鄭記中二人問答獨多蔚宗首舉趙商等張逸可知趙張問答散見各經疏甚多史家所引如南齊禮志引鄭志趙商問之類亦多未暇條舉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別傳曰故尚書左丞

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德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其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援于輩中妻以弟女然則逸不但學亞于商且同里弟壻又最親也魏志武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郗慮山陽高平人少受學于鄭康成攷慮爲曹操御史大夫與華歆同殺伏后者要不足累康成魏志王基傳字伯輿東萊曲城人爲中書侍郎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康成舊說而基據持康成義常與抗衡崔炎傳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年二十九結公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

康成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康成罷謝諸生炎既受遣周旋青徐兗豫之郊二事炎在前基在後魏志又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康成又注引鄭別傳云國淵始未知名康成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鵾壽案本傳及別傳所載趙商等七人固受業于康成者若非受業而亦傳學者莫如服虔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今案阮孝緒七錄止有鄭氏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蓋春秋之學悉傳與服氏矣各經疏所引門人問答趙張外有陳鏗田瓊炅模崇精王權焦喬等又有焦氏疑即焦喬其傳記中如初學記

引王贊問荅之類未暇條舉（鶴壽案鄭志所載尚有泠剛鮑遺）

魏志王肅傳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譔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與晉武帝同名）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

蜀志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

吳志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康成與劉熙攷論大義博通五經（鶴壽案魏晉之閒善鄭氏之學者不可勝數卽以易學言之若南陽

許慈臨穎荀崧順陽范甯上黨續咸廣武周續之琅邪王儉吳郡陸澄泥陽梁祚華陰徐遵明范陽盧景裕清河崔瑾河間權會郭茂此皆以鄭氏爲宗者也

鄭氏軼事

續漢郡國志東萊郡不其侯國注引三齊記曰鄭康成教授不其山山下生艸大如薤葉長一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艸案段成式酉陽雜組所載略同不其下有城南二字

趙崇絢雞肋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案載宋古鄭左圭百川學海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將

撻之方自陳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御覽卷五百引之

郭忠恕佩觿桂陽鶴觜司農牛角注云漢末大司農鄭元牛角抵牆成八字鶴壽案此一日可不必草木叢生豈能盡識後人因康成讀書于不其山遂傳會爲書帶耳飲酒一斛已見本傳胡爲乎泥中云云似晉人氣習且鄭公厚德安有曳婢泥中之事小說家欲以矜鄭適以誣鄭耳牛角八字眞乃事符語怪不若程子謂觀兔可以畫卦尚有一種道理

蛾術編卷五十八終

蛾術編卷五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九

鄭氏冢墓

水經濰水注濰水又逕高密縣故城西水西有雁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鶴壽案水經注作濰水西有厲阜非雁阜也先生蓋誤據俗本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西七十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西北十里康成者縣人也高士傳曰袁紹屯官渡請康成隨營不得已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礪阜在高密城西北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葬四十步禁樵採焉案密州後爲京東東路樂史在宋初尚沿唐制故屬河南道寰宇記又云康成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十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鳴盛案高士傳謂康成其始葬于劇東漢地理志北海郡有劇縣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西南菑川國亦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康成葬處則在今益都縣東礪阜當從水經注作厲阜厲正字也礪俗字也禹貢云厲砥砮丹唐石經作礪係衛包所改釋元應衆經音義作砅此假借字猶鮑有苦葉云深

則厲說文作砅此亦假借字也樂史生于宋代故引高士傳作礪耳

于欽思容齊乘鄭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産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産山墓前有廟廟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卽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譌爲鄭母云鶴壽案水經注先言濰水歷碑産山次言礪阜于欽并而爲一非是

鄭氏碑磁

晉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爲文而自鐫詞麗器妙時人莫不

驚嘆御覽卷五百四引此作晉中興書
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奏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案酈道元所稱石碑或即晉書御覽所載戴逵誤劉子
元所稱碑銘則趙商誤于欽所稱碑則開元中誤而朱
竹垞曝書亭集別稱萬歲通天初密州刺史史承節誤
銘云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
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則與前五處所載皆
非一種竹垞從全篇中摘此八句乎抑但得其零句乎
與博誠不可及但絕不言出何書徒以與博使空疏者
震伏而已若予之學則不倚搜獵僻祕爲事偶有所得

必舉所出以示後人

鶴壽案史承節碑文朱氏經義攷中載之其略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秝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于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投論古今劉壞范升憲章文義何進延于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而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一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諸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譔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秝又著天

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公後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卒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者千餘人乃葬于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爲文因爲之銘今案范蔚宗後漢書其筆力單弱已遠不及班氏今觀碑文直鈔本傳略爲改易而文筆之平庸不堪言狀史承節雖係初唐人亦不應至此其爲假託無疑

鄭氏後裔

本傳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鴆之案三國志注

引別傳小同丁卯日生康成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與
傳異康成七十以後見一子隕于非命已爲可傷身後
孫又被酖然益思之赴難義也司馬昭志在篡魏小同
見忌以死忠也昭與鄭氏爲讎而娶王肅女子炎遂代
魏宜鄭學厄于魏晉閒鶴壽案後漢孔融傳云舉融爲北海相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黃巾後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迫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益思赴難蓋在是時左氏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日命之曰同莊公與桓公同日小同與康成一在丁卯日一在丁卯年不能盡同是爲小同康成之命名即本于春秋手文似已之說非是
三國志注引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
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

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康成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康成嫡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閒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鶴壽案阮孝緒七錄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譔隋經籍志有鄭志十一卷亦小同所譔則學綜六經信矣甘露三年詔為五更則行著鄉邑信矣

魏志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九月講業尚書終賜執經

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八月詔曰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教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案康成戒子書七十後所作小同爲益恩遺腹康成所命名則其生當爲建安三四年至甘露三年約年六十外故爲五更

劉肅大唐新語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會蘇文吏拘于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嘆梁載言十道志

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康成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也案小同雖寃死其後未必不蕃孝經注引偽古文尚書兩條當係東晉偽古文已盛行後所作則以爲康成允孫作似確梁載言所說南城山與段成式謂康成避難不其城南山似合然注孝經自在費縣則允孫所寓即康成故居也鶴壽案本傳言康成注孝經隋志但稱孝經一卷鄭氏注新舊唐書則皆稱鄭元注然劉知幾謂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陸德明曰鄭志及中經簿無此書惟中朝穆帝講習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王應麟曰通儒皆

驗其非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鄭氏古蹟

初學記引別傳北海有鄭康成儒林講堂李石續博物志同

御覽卷四十二引三齊記略曰鄭康成刊注詩書棲于黌山今山有石井不竭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鶴壽案康成高密人高密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屬北海郡康成宅在故城西南初學記所謂講堂即在康成宅也黌山在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北十里德會水出焉東去高密縣三百餘里

于欽齊乘論古堂宋政和中濰州太守安陽縣公所構論古堂碑云學術如運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等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于道裒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掖縣主簿劉杲卿文

于欽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卽墨東南六十里不其山在卽墨東南四十里皆鄭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艸木爲之秀異千載之下第茅塞焉深可嘆已又黌山在般陽府北十里三齊記畧云鄭康成刋注詩書棲遲此山上有古井卽今黌堂嶺與長白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記謂因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謂之黌堂葢未見古圖

經耳稻城在高密西南濰水堰側春秋稱琅邪之稻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郡國志亦謂之鄭城康成故宅在此旁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蹟鞠為榛莽矣案寰宇記以萬疋梁在康成墓側而于欽謂在故宅傍似于說是鶴壽案漢琅邪郡有不其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不其山在今縣東南二十里西北去高密百餘里黄巾寇青州康成避難于此勞山在今縣東南六十里濱海大勞山與小勞山相連高二十五里周八十里晏謨齊記所謂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是也琅邪郡又有稻縣明帝封鄧震為侯國故城在今高密縣西南其北與康成宅相近水經濰水注云濰水逕高密縣故城南縣南十里蓄以為塘溉田一頃當即指萬疋梁也又云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鄭康成冢觀此則知稻城在高密西南康成墓在

高密西北寰宇
記失其實矣
御覽卷四十二孝經鄭氏序僕避難南城山注孝經康
成允孫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圍五丈俗云
是康成允孫注孝經處寰宇記河南道沂州費縣南城
山後漢康成允孫注孝經于此千欽齊乘南成城在費
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
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難此山有注經石室案欽
誤以康成允孫爲康成鶴壽案太平御覽引後漢書云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南城山有石室是康成注孝經處梁載言十道志解于南城山下亦引後漢書而以爲康成允孫所注今案漢東海郡有南成縣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郎子游爲宰之南武城也御覽所引蓋袁山崧華嶠

等後漢書

仁和沈廷芳隱拙齋詩集內有謁漢經師北海鄭康成祠堂聯句礪山三百尺廷芳上有司農墓馬鬣志舊封成城螭碑見新仆層沙鬱坡陀廷芳斷壠莽回互堂基歸然存城溫偉誰所塑裳衣漢冠佩廷芳俎豆古師傅高覺儼嵯峨城巨棟漢丹堊柏騰虬幹摧廷芳松老龍鱗護賢關此同尊城叢祠詎比數公功在遺經廷芳祖德克追步崇公為八世孫道東慨餞別城身退遠黨錮殘攙秦火燼廷芳闕補魯壁誤百家屈論難城異代發箋注絳帳擴庭授廷芳黃巾拜塗遇豈作袁紹賓城堪曳孔融屨安居謝詔聘廷芳易

賁鶩夢諾山頹儀型亾城廟食典禮具累朝崇大儒廷芳

勝國徹兩阼今逢右文時城復竝諸哲祔享桑梓烝嘗廷芳

侑于姓合聚炳節三世承城〇公子益恩死黃巾之難孫小同為司馬懿所殺祠中竝配饗焉盛業千秋布適來當清和廷芳展謁彌祇懼紆轍

慰曩情城瓣香達中愫肅薦淵沚毛廷芳載酹尊罍酤願

就弟子列城竊比太守故持旌重徘徊廷芳負笈愧馳騖

幸獲樊籬窺城庶幾舟筏渡徒御回斜陽廷芳村墟起遠

霧顧瞻通德門城脈脈有餘慕廷芳

鄭氏崇祀

小學紺珠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賢杜喬張奐向詡陳蕃

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韓融荀爽房植姜肱陳球王暢申屠蟠張儉鄭康成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穉皇甫規

唐六典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毛詩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諸教授正業周易鄭康成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康成注三禮毛詩鄭康成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甯注論語鄭康成何晏注孝經老子竝開元御注舊令孝經孔安國鄭康成注老子河上公注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儒學傳范甯下無賈逵此下云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于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太宗紀所載略同而亦作二十一人無賈逵一書而一事三見舊唐書之未善于此可見鶴壽案禮儀志云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

于壁兼為立贊庶教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于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敕改顔生等十哲為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于廟壁上今案上言二十賢下又言二十二賢太宗紀儒學傳又言二十一人可見修書者之失于檢點所以參錯不齊其實賈逵必在內當以二十二人為是

齊乘鄭康成大司農高密人宋封高密伯梓桐山在般陽府城東十餘里有鄭康成廟金末燬于兵乙卯歲淄川令張孚重修

鄭氏品藻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范蔚宗祖父名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贊曰元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六經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案漢大臣曹褒手定典禮此贊抑褒以揚鄭言褒不能成漢禮而康成定孔書可傳百世蔚宗之尊鄭至矣鶴壽案馬融謂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何休謂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此品藻鄭氏之始也以見本傳故不復贅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案經神學海朱勝非紺珠集引之

御覽卷六百八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謐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

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案孔融尊崇康成特至何得有如許安譚

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邴原欲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從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某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某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邴原句遼東反國講述禮樂吟詠詩書

時鄭康成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案原北海朱虛人與康成為同郡鶴壽案孫嵩字賓碩安邱人康成本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漢安邱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十二里屬北海郡朱虛縣故城在今臨朐縣東六十里亦屬北海郡安邱在東南朱虛在西北兩北相接至康成居高密縣吏在安邱東南邴原若從朱虛至高密必先經安邱而曰鄉里鄭君何也朱虛去安邱無過百里而又曰躡徙千里作傳者隨便寫出耳

二國志注引張璠漢紀鄭泰字公業為尚書侍郎奉車都尉董卓專權泰語卓曰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御覽卷六百十八穎容春秋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卽馬融鄭康成

朱勝非紺珠集引雞蹠集云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呵斥之案雖屬笑端如弼之妄此事容或有之

顏之推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舊唐書元行沖傳行

沖釋疑論曰卜商疑聖納誚于曾輿木賜近賢貽嗤于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于其集以上亦見新唐書儒學元澹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案王粲何物故駁鄭學自屬亂道所不待言鄴下諸儒荅崔文彥之言是也而顏之推不通經反以爲譏何哉粲之駁幸已不傳而元行沖王應麟皆俗學猶津津樂道之

謬矣鶴壽案古來譽鄭者不可枚舉而毀鄭者亦不可枚舉其實解經立論但求其是互相攻駁豈有窮期先生斥張融王粲爲妄人元澹王邵爲俗學吾不得而知之乃以王伯厚之淵博議論又極平允非鄭樵羅泌輩所比而亦以俗學譏之過矣

劉知幾史通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舊唐書元行沖傳著釋疑論曰小戴之禮行于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因子幹師于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從具于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駮仍案本篇又

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
分箴石閒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
又曰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
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
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且聖證論王肅
酬對疲于歲時又曰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
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于
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
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
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

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故王邵史論曰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于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雠也以上王邵語亦略見新唐書儒學傳案鄭定義乖孔書遂明而叛者蠭起如陽德甫升陰慝旋作至王肅忌鄭名高欲取而代聲執尤劇當日鄭氏門人孫炎主基申鄭難王而王肅門人孔晁又申王難鄭南齊書史臣曰西京儒士莫

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褎成竝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鄭相非爰與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南齊書此係最爲中肯肅于學術之中行其忌忮可謂小人又因其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以外孫崇奉其外祖著述假戚畹以得行其亦可羞甚矣今幸肅注各經皆不傳而其駮鄭之書名聖證論者亦亾（隋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唐志作十一卷）惟元行沖述其緣起頗詳行沖因鄭禮學尢名世故以禮記發其實見疏中者各經皆有如禮記疏引聖證論馬昭援穀梁

傳以荅王肅難之類未暇條舉姑就尚書舉之如堯典
四仲王云鄭智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
滅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肅
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
誤耳舜典殛鯀王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
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
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
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禹貢五服王云賈馬旣失
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
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蒸民曰揉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埶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内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擴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掫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戸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

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于堯不殊得之矣凡如此類皆聖證文辨詳後案

鶴壽案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康成當時東州大儒孫叔然駁而釋之惜其語無一存者聖證論不傳隋以前鄭學盛行人皆略之馬昭難王申鄭其說亦不傳蓋宋人多從肅議恐昭之發其覆也惟郊特牲疏引馬昭申鄭曰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伏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

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建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祭法疏引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太姒夢大人接而生文王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于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馬昭之說僅存此二條而已

元行沖不喜鄭學其云于竄伏中靡所諮謀似謂康成逃難著述未能徧訪通儒洵屬妄譚至謂具鄭志百餘科則意者康成每援不知蓋闕之義以荅人不欲强說

邪果爾益見鄭學之精張融王邵皆妄人也融之案經論詰自必助王詘鄭邵受王肅杜預之自開門戶以守鄭服章句爲非此等一派妄譚行沖皆若深有取焉是誠何心哉

聖證者以聖人之言爲證而駁鄭也其證何在曰惟家語南齊書云爰興聖證據用家語是也攷王肅孔氏家語序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嘆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

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
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誤經禮申明其意及朝論制度
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
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
規壘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
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斯文已傳于天下今或者天
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相與明
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
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閱此不覺令我失笑肅竟謂鄭

學爲孔氏枳棘故出一腔不得已苦心闢而去之又謂天不欲喪斯文故特令其闢鄭學此種是趙宋人口吻不意肅已爲作俑矣漢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是西漢原有家語而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王應麟誤攷證引馬昭云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康成所見尚書僞孔序疏云家語則王肅多私定禮記王制七廟一條疏載王肅引家語駮鄭而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古本家語入罕見者肅遂假而託之詭言得之孔猛酈道元無識故水經注謂王肅序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出先人書家語其實

非也王曾齋家語孜云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取賈誼新書亦多曾齋遺漏未舉孔安國後序亦肅自爲也肅既僞造此書又自爲注而即引以自證其駁鄭之妄說豈知仍不足以欺天下後世邪鶴壽案尚書孔氏古文東晉梅賾所獻實係王肅僞造細案其文乃句句剽襲古書湊成者家語亦然蓋集用諸書而雜以己意以爲難鄭張本近人已有搜其根柢而作疏證者矣

孝經疏鄭康成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帝魏王肅注論駮之馬昭抗章固執敎博士張融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于郊以后稷配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祀地安得復有祀帝嚳于

圜丘祀稷于蒼帝之禮乎肅說爲長王義具聖證論鄭義具三禮義宗案此條亦見玉海

晉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勰文心雕龍序云敷贊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宏之已精

北史袁翻傳正始初議明堂曰鄭康成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

梁蕭統昭明太子集夾鍾二月啓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

英華卷七百十楊烱送徐錄事詩序云書有萬覽之者
鄭元
虞世南北堂書鈔典論曰北海鄭元學之淵府案典論
不知何書恐非卽魏文帝所譔
歐陽詢藝文類聚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云德行博
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
劉知幾史通韓戴服鄭鑽仰六經開導後學發明先義
古今傳授是曰儒宗
杜牧樊川文集池州李使君書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
微旨不傳乃康成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

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康成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亦卽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鶴壽案池州卽今安徽池州府治貴池縣杜牧嘗爲池州太守于荀鶴家于其地今府城西門外一里尚有杜公祠及杏花村在焉

英華卷六百九十引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周官得鄭康成覼其微言鉥其大義幽者明于日月奧者廓于天地。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

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眞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爲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由是郊邸明堂之論至于紛然而莫知所止攷唐志出歐公手故其言如此與傳出宋祁手啖助等論截然不同呂祖謙宋文鑑林希書鄭康成傳後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于火學士腐于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所遺及漢世口諷

手傳或山巖野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譌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潰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于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詞則薄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康成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康成哉當漢之末姦

雄競起康成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于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乃幾人尚敢輒詘康成哉若康成者可謂賢矣鶴壽案歐陽永叔患讖緯之亂經嘗上書乞詔名儒學官取九經疏中引用緯書者悉刪去之禮樂志又云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為祭太微五帝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此段議論乃康成注經最紕繆處先生但引其大略而不引及此蓋爲之諱也

朱子大全集書乞討論喪服劄子後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

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鶴壽案喪服有恩有義最難處制精詳歐陽永叔謂平生何嘗讀儀禮而議濮王禮卒取正于喪服傳若經傳所未及者舍鄭志其安從哉

荅敬夫論中庸章句强哉矯矯强皃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吕楊之說卻恐不平穩也

荅吕伯恭相人偶有一二處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

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邪又荅呂伯恭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邪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承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案讀書漸趨平實深惡空論仁體故信相人偶之說（鶴壽案生生不已之謂仁如桃仁杏仁之類各懷生意得土則生仁者人也親親從此生出）荅李季章所編禮傳大要以儀禮爲本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

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荅問蓋已及之具于賈疏其義甚備

荅廖子晦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閒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荅李繼善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已有此意

荅郭子從所引翦屛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從手不從木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屛不翦其餘至是改爲西

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于柱簷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拚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儀禮釋宮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儀禮釋宮一篇于宮室制度甚詳大略皆采鄭注鶴壽案儀禮釋宮一篇乃李如圭所譔或以爲即朱子書非也

荅張敬夫平日解經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支離與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直是意味深長也學校貢舉私議云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又謂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又謂其治經必兼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

外人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見聞所及故治經必因先儒已成之說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變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又謂其命題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主司出題當斷反連當連反斷今既各主家法則此弊自革鶴壽案唐六典載試士之法分爲六科凡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幷答策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凡明法試律令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凡明算試十種算法不專試經藝其經雖分大小而不論年朱子此議更爲精當

朱子語類大學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

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本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

論語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

問改葬緦鄭元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不可攷禮宜從厚當如鄭氏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周禮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法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今放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于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處說卻未見卻于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于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鶴壽案建國之法有以穀土言者有以邦城言者以穀土言則孟子所謂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是也以邦城言則大司徒所謂方五百里方四百里方三百里方二百里方百里是也或疑穀土方百里而邦城方五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倍如何開除曰穀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山林有九而當一八而當一之地又有壓里九等地采邑三等地井諸項計之周官與孟子未嘗不合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卻是

小戴禮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康成是箇好人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

王肅議禮必反鄭元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酒埽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

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思過半矣

論樂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甚分明

訓門人古人見成法度不用于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今爲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

論歷代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亾矣 鶴壽案以上所引朱子凡二十三條先生以朱子爲宋代大儒必援引其宗鄭之說以服不從鄭者貴則宋儒講漢學者甚衆即如康成周易

注久已散佚而裒集成書者始于王伯厚
乃先生斥之為俗學然則康成亦俗學邪

鄭氏之學自唐中葉以後大儒閒生而其學浸衰至宋歐蘇相繼而攻詆益衆朱子集義理之成而亦取鄭氏合文集語類觀之其深有取于鄭氏可見獨周易惑于邵氏詩以己意說二經不知鄭學書能疑古文最有識特持之不堅三禮頗加研究儀禮尤覺功深朱子于鄭氏得于禮者為多

蛾術編卷五十九終